

卷第一百八十 貢舉三

常袞 宋濟 牛錫庶 崔元翰 湛賁 尹極 李程 蔡南史 牛僧孺 楊虞卿 苗纘 費冠卿 李固言 殷堯藩 施肩吾 張正甫 馮宿 張環 楊三喜
常袞

唐德宗初即位，宰相常袞為福建觀察使治其地。袞以辭進，鄉縣小民，有能讀書作文辭者，親與之為主客之禮。觀遊宴饗，必召與之。時未幾，皆化翕然。於時歐陽詹獨秀出，袞加敬愛，諸生皆推服。閩越之人舉進士，繇詹始也。詹死於國子四門助教，隴西李翱為傳，韓愈作哀辭。（出韓愈《歐陽詹哀詞序文》）

宋濟

唐德宗微行，一日夏中至西明寺。時宋濟在僧院過夏。上忽入濟院，方在窗下，犢（「犢」原作「特」，據明抄本改）鼻葛巾抄書。上曰：「茶請一碗。」濟曰：「鼎水中煎，此有茶味，請自潑之。」上又問曰：「作何事業？」兼問姓行。濟云：「姓宋第五，應進士舉。」又曰：「所業何？」曰：「作詩。」又曰：「聞今上好作詩。何如？」宋濟云：「聖意不測……」語未竟。忽從輦遞到。曰官家、官家。濟惶懼待罪。上曰：「宋五大坦率。」後禮部放榜，上命內臣看有濟名。使回奏無名，上曰：「宋五又坦率也。」（出《盧氏小說》）或有客譏宋濟曰：「白袍子何紛紛？」濟曰：「為朱袍、紫袍紛紛耳。」（出《國史補》）

牛錫庶

牛錫庶性靜退寡合，累舉不舉。貞元元年，因問日者，曰：「君明年合狀頭及第。」錫庶但望偶中一第爾，殊不信也。時已八月，未命主司。偶至少保蕭昕宅前，值昕杖策，將獨游南園。錫庶遇之，遽投刺，並贄所業。昕獨居，方思賓友，甚喜。延與之語。及省文卷，再三稱賞。因問曰：「外間議者以何人當知舉？」錫庶對曰：「尚書至公為心，必更出領一歲。」昕曰：「必不見命。若爾。君即狀頭也。」錫庶起拜謝。復坐未安，忽聞馳馬傳呼曰：「尚書知舉。」昕遽起。錫庶復再拜曰：「尚書適已賜許，皇天后土，實聞斯言。」昕曰：前言期矣。明年果狀頭及第。（出《逸史》）

崔元翰

崔元翰為楊炎所引，欲拜補闕，懇曰：願舉進士，由此獨步場中。然不曉程試，先求題目為地。崔敖知之。旭日，都堂始開，敖盛氣白主司曰：「若出白雲起封中題，敖請退。」主司為其所中，卒愕然換之。是歲，二崔俱捷。（出《國史補》）

湛賁

彭伉、湛賁俱袁州宜春人，伉妻又湛姨也。伉舉進士擢第，湛猶為縣吏。妻族為置賀宴，皆官人名乾，伉居席之右，一座盡傾。湛至，命飯於後閣，甚無難色。其妻忿然責之曰：「男子不能自勵，窘辱如此，復何為容？」湛感其言，孜孜學業。未數載，一舉登第。伉常侮之，其時伉方跨驢，縱游於郊郭。忽有家僮馳報：「湛郎及第。」伉失聲而墜。故袁人謔曰：湛賁及第，彭伉落驢。（出《摭言》）

尹極

貞元七年，杜黃裳知舉。聞尹極（《玉泉子》「極」作「樞」，下同。）時名籍籍，乃微服訪之，問場中名士，極唯唯。黃裳乃具告曰：「某即今年主司也，受命久矣，唯得一人，其他不能盡知，敢以為請。」極聳然謝曰：「既辱下問，敢有所隱？」即言子弟有崔元略。孤進有沐（明抄本、許本沐作「休」，清徐鬆唐登科記考十二「沐」作「林」。）藻、令孤楚數人。黃裳大喜。其年極狀頭及第。試「珠還合浦賦」。藻賦成，忽假寐，夢人告曰：「何不敘珠來去之意。」既寤，乃改數句，又謝恩。黃裳謂藻曰：「敘珠來去，如有神助。」（出《閩川名士傳》）

李程

李程貞元中試日五色賦，先榜落矣。初出試，楊於陵省宿歸第，遇程於省門，詢之所試。程探靴靴中得賦稿，示之。其破題曰：「德動天鑿，祥天日華。」於陵覽之，謂程曰：「公今須作狀元。」翌日，雜文無名。於陵深不平。乃於故冊子末（「末」原作「未」，據唐摭言改）繕寫，而斥其名氏，攜之以詣主文。從容給之曰：「侍郎今者新賦試。奈何用舊題？」主文辭以「非也」。於陵曰：「不止題目，向有人賦此，韻腳亦同。」主文大驚。於陵乃出程賦示之。「主文歎賞不已。於陵曰：「當今場中若有此賦，侍郎何以待之？」主文曰：「無則已，有即非狀無不可也。」於陵曰：「苟如此，侍郎已遺賢矣，此乃李程所作。」亟命取程所納而對，不差一字。主文因而致謝，謀之於陵，於是擢為狀元，前榜不復收矣。（或云出榜重收。）程後出鎮大梁，聞浩虛舟應宏詞，復賦此題，頗慮浩愈於己，馳一介取原本。既至，將啟緘，尚有憂色。及睹浩破題曰：「麗日焜煌，中含瑞光。」程喜曰：「李程在裏。」（出《摭言》）

蔡南史

貞元十二年，駙馬王士平與義陽公主反目。蔡南史、獨孤申叔播為樂曲，號義陽子，有團雪散雪之歌。德宗聞之怒，欲廢科舉，後但流斥南史乃止。（出《國史補》）

牛僧孺

牛僧孺始舉進士，致琴書於灞滄間。先以所業謁韓愈、皇甫湜。時首造愈，值愈他適，留卷而已。無何，愈訪湜。時僧孺亦及門。二賢覽刺忻然，同契延接，詢及所止。對曰：某方以薄伎小醜呈於宗匠，進退惟命，一囊猶置於國門之外。二公披卷，卷首有說樂一章。未閱其詞，遽曰：「斯高文。且以拍板為何等？」對曰：「謂之樂句。」二公相顧大喜曰：「斯高文必矣。」僧孺因謀所居，二公沈然良久，乃曰：「可於客戶稅一廟院。僧孺如所教。造門致謝，二公又誨之曰：某日可游青龍寺。薄暮而歸，二公聯鑣至彼。因大署其門曰：韓愈、皇甫湜同訪幾官不遇。翌日，輦轂名士咸觀焉。奇章之名，由是赫然矣。僧孺既及第，過堂，宰相謂曰：「掃廳奉候。」僧孺獨出曰：「不敢。」眾聳異之。（出《摭言》）

楊虞卿

楊虞卿及第後，舉宏詞，為校書，來淮南就李鄴婚姻。遇前進士陳商，啟護窮窘，虞卿未相識。聞之，倒囊以濟。（出《摭言》）

苗纘

苗纘子纘應舉，而纘以中風語澀，而心緒至切。臨試，又疾亟。纘乃為狀，請許入試否？纘猶能把筆，淡墨為書曰：入入！其父子之情切如此。其年，纘及第。（出《嘉話錄》）

費冠卿

費冠卿元和二年及第，以祿不及親，永懷罔極之念，遂隱於池陽九華山。長慶中，殿中侍御史李行修舉冠卿孝節，徵拜右拾遺。制曰：前進士費冠卿嘗與計偕，以文中第。祿不及於榮養，恨每積於永懷。遂乃屏身丘園，絕跡仕進。守其至性，十有五年。峻節無雙，清飈自遠。夫旌孝行、舉逸人，所以厚風俗而敦名教也。宜陳高獎，以儆薄夫。擢參近侍之榮，載佇移忠之效：可右拾遺。冠卿竟不應徵命。（出《摭言》）

李固言

李固言生於鳳翔莊墅，性質厚，未熟造謁。始應進士舉，舍於親表柳氏京第。諸柳昆仲，率多譔戲。以固言不聞人事，俾信趨揖之儀。候其罄折，密於頭巾上貼文字云：此處有屋僦賃。固言不覺。及出，朝士見而笑之。許孟容為右常侍，於時朝中薄此官，號曰貂腳，頗不能為後進延譽。固言始以所業求見，謀於諸柳。諸柳與導行捲去處，先令投許常侍。固言果詣之，孟容謝曰：「某官緒閒冷，不足發君子聲彩。雖然，亦藏之於心。」又睹頭巾上文字，知其樸質。無何，來年許知禮闈，乃以固言為狀頭。（出《摭言》）

殷堯藩

元和九年，韋貫之榜，殷堯藩雜文落矣。陽（明抄本「陽」作「楊」。）漢公乃貫之前榜門生，盛言堯藩之屈，貫之為之重收。（出《摭言》）

施肩吾

施肩吾元和十年及第。以洪州之西山，乃十二真君羽化之地，靈跡具存，慕其真風，高蹈於此。嘗賦閒居遣興七言詩一百韻，大行於世。（出《摭言》）

張正甫

張正甫為河南尹，裴度銜命伐淮西，置宴府西亭。裴言一舉人詞藝，好解頭。張正色曰：「相公此行何為也？爭記得河南解頭。」裴有慚色。（出《摭言》。明抄本作出《幽閒鼓吹》）

馮宿

馮宿之三子陶、韜、圖，兄弟連年進士及第，連年登宏詞科。一時之盛，代無比焉。當太和初，馮氏進士及第者，海內十人。而公家兄弟叔姪八人。（出《傳載故實》）

張環

張環兄弟七人並舉進士。（出《譚賓錄》）

楊三喜

楊敬之拜國子司業，次子載進士及第，長子三史登科，時號楊三喜。（出《摭言》）

[返回 >> 太平廣記 >>](#)

[上一篇](#) [下一篇](#) 本書來源：[開放文學網站](#)